

世界间谍丛书

铁幕谍踪

杨少奇 白明亮/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世界间谍丛书

铁幕谍踪

杨少奇 白明亮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一丹

封面设计：于克广

世界间谍丛书

铁幕谍踪

Tiemu Diezong

杨少奇 白明亮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绥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8 8/16

字数：197 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07-03921-2/D·535

定价：13.70 元

《世界间谍》丛书工作人员

策划：马 玮

主编：马少辉 杨少奇

杨 敏 王新民

编委：马少辉 杨少奇 张 雷

高 兴 白明亮 王 严

杨 敏 沈壮志 陈恩潮

目 录

MU LU

第一章 天马行空克格勃 (1)

△KGB与CIA的游戏 (3)

美国 U₂ 间谍机被击落之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CIA

的惊呼:克格勃无孔不入

△谍眼觊觎中国 (17)

△瑞典海底突现“不速之客” (20)

△克格勃“大叔”与捷克“侄子” (23)

△克格勃与法国人的间谍游戏 (26)

△“布朗希尔迪”计划 (31)

△工业间谍,见缝插针 (33)

第二章 克格勃的性谍报术 (37)

△女间谍“燕子”与男间谍“乌鸦” (39)

△换妻计 (43)

△假“乌鸦”连理真“凤凰” (44)

△勾引法国大使下水行动 (47)

作家罗致“燕子”/“燕子”筑巢、大使“入窝”幕后/“乌

鸭”报喜,大使出“笼”/艳遇莫斯科/使大使心动神摇
的燕子洛拉/“贪嘴”大使终下水

第三章 神秘面纱的背后 (63)

△克格勃谍员的遴选与培训 (65)

△克格勃获取情报的秘密 (74)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转手贸易”/盗窃“鬼怪”式
战斗机/无孔不入

△编织谎言——克格勃惯用的伎俩 (90)

△克格勃讹诈术 (96)

悲剧间谍瓦萨尔/无端“惹祸”的马歇尔与博尔盖/
当“强奸犯”还是当间谍? /“枯木逢春”的代价

第四章 克格勃谍员小档案 (111)

△罗伯特·李·约翰逊:出入美军信使中心的“鸽子”
(113)

怎么办? /“间谍”还是“和平战士”/向秘密宝库“进攻”/成
则“天堂”,败则“地狱”/顺藤摸瓜

△从克格勃档案中神秘消失的人 (127)

图米被委以重任/人无疑是大地的主人,但又是肠胃的奴隶
/各人头上一方天/“你的自由是我的”/一切顺利/青蛙也
许会叫得比牛更响/笼中苍鹭/适应新工作/特殊使命/在美
国“失踪”

△“花花公子”朗斯达尔 (154)

△叛逃间谍:博格丹·斯塔申斯基 (157)

“是时候了”/班德拉究竟是谁谋杀? /结婚,意味着幸福,

更意味着死亡

- △“女沙皇”落网记 (170)
 - △“A”在罗马现形 (175)
 - △双头鹰：温纳斯特洛姆 (179)
-

第五章 佐尔格事件之谜 (185)

- △机密？机密！ (187)
 - △“共产国际”，您怎么了？ (188)
 - △与历史赌博 (191)
 - △密电：成败一事，全靠你！ (194)
 - △日本是个好地方？ (199)
 - △“开放前线”的链条 (201)
 - △暴风雨来临之前 (202)
 - △寻找伙伴 (204)
 - △真是政治上与人品上完全信得过的人？ (207)
 - △从日本来的密电 (212)
 - △佐尔格，日本发生了什么事？ (214)
 - △莫斯科再传急电 (221)
 - △斯大林毫无反应 (227)
 - △佐尔格的最后一份密电 (239)
-

第六章 走进克格勃 (243)

- △克格勃机构 (245)
 - △第一总局 (245)
 - △第二总局 (255)
 - △第五总局 (260)
-

DIYI ZHANG

第一章

DIYI ZHANG

天马行空克格勃

克格勃的嗅觉是触及到全球的，
它不单单是针对美国与日本，而是包
括西欧、南美等更多的国家与地区。



KGB 与 CIA 的游戏

——美苏谍报战

1. 美国 U₂ 间谍机被击落之谜

克格勃戏称：即使没有射程十万呎的火箭，也能将飞行六万八千呎高度的飞行物打落，此话当真？

1960 年，4 月，深夜。

赫鲁晓夫的私人副官——格兰尼托夫，从克里姆林宫来到克格勃总部。他并没有找克格勃头子谢列平，而是找专管中东地区对外谍报的负责人——马林斯基。格兰尼托夫开口就说：“我先讲明，我是直接从克里姆林宫来的。”

马林斯基有点儿紧张，但格兰尼托夫继续说：“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赫鲁晓夫派我来找你，我需要你为我们办一件事。对，要你一手经办，这就是我不去找谢列平，直接找你的原因。”

“那我感到荣幸之至。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呢？”

“你是克格勃中东、南亚地区的负责人，你也知道美国的间谍飞机四年来在我国领空上飞行……”

“是的，我知道，这是挑衅，帝国主义的挑衅。三年前我看过有

关文章，说这些飞机飞得十分高，对吗？”

“对，很高，有 68 000 呎，实在太高了。我们的防御体系，包括战斗机和火箭，目前还未能达到这高度。你想象一下吧，他们是在七哩高空上拍摄着我国的照片呢！”

“而且拍得很清楚。”马林斯基点点头说，“你知道，我们对外谍报局美国部有几份，是我们的特工从五角大楼‘借’来的。”

“我现在对照片并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设法把他们的一架 U₂ 飞机弄下来，越快越好。”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

“国防部是没希望了，别指望他们。他们说要打到那么高的火箭，至少还得等三年。所以我才来找你的。你所管的地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对吧？”

“是的，还有伊朗。”

“你必须把所有事抛开，今晚就飞到阿富汗去。我把计划的纲要讲给你听，至于行动的细节，你补充上去。总之一句话，一定得把这种美国飞机打下一架来！”

“那我明白啦！总书记要利用这事件搞垮同美英的交锋会议！”

“对，他会因此得到全世界的同情，同时他要艾森豪威尔面目无光，指责他不信守在戴维营做出的诺言。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计划吧，你把地图拿来……”

第二天，马林斯基飞到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在做好了一切慎重的预防之后，他同克格勃在喀布尔的一个特务头子见面了。

“我需要一个技术人员，一个飞机的专门人才。同时他必须是一个帕坦人，有亲戚在巴基斯坦。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十分可靠。”

“一个帕坦人！这种民族的人很少是好的工程人员的。不过，让我找找看吧，你给我多少时间呢？”

“到明天早晨止。”

“什么？见鬼！”

“我明天十二点整在这儿等你，你把那个人带来见我吧！”

1960年5月1日，一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驾驶员法兰西斯·鲍华驾驶的U₂间谍飞机，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业中心上空被击落，鲍华被活擒。

这架间谍飞机的残骸，包括摄影机、录音机、雷达和无线电，都出奇地完整无缺，在莫斯科公开示众；鲍华亦被公审，关进了卢比扬卡监狱。

美国政府又吃惊又着急，他们急于想知道U₂飞机是怎样被击落的，因而不惜用在美国手中的苏联特务“千面人”阿贝尔上校向苏联换回驾驶员鲍华。

鲍华回到美国，杜勒斯亲自向他了解当时的情况。

鲍华说：“有三架米格机曾设法追上来，但都没有成功。后来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就出事了。我连想也没想到，突然听到一种空洞的爆炸声，跟着看到一阵橙红色的闪光，也许飞机并不是直接被打中的，爆炸是在飞机的附近。看来是火箭使我的飞机受到了致命伤，飞机失去控制……”

这段话使美国中央情报局觉得奇怪。有一位美国将军说：“我不明白，俄国佬他妈的是怎样打下U₂的？”

“也许他们真的有了一种新式的火箭吧……”

杜勒斯指出：“我们已经在俄国飞行了四年，他们的米格机不可能飞得像U₂那么高的，为什么会有三架米格机企图追它呢？难道U₂没有飞到米格机飞不上的高度68 000呎吗？”

U₂飞机被击落，始终是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大惑不解之谜。

直到1965年，克格勃的一个重要特务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巴托列斯基叛逃美国，才终于将这个谜揭开。

被克格勃挑选出来执行秘密任务的是一个叫嘉兹尼·汗的飞

行员，他是一个帕坦族人。他溜过了巴基斯坦的边境。在边境荒野的群山，本来就很难巡逻的。

帕坦人经常来往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嘉兹尼可能并没有直系亲属居住在巴基斯坦，但远亲则成千上万。反正同一个族都是认亲戚的。

他越境后，就去白沙瓦市，那儿有一个跟他家庭很亲密的朋友。

他从吉巴尔隘道附近的一个村子乘公共汽车进入白沙瓦市。他的朋友很亲切地接待他。

在呷完了香喷喷的黑咖啡后，嘉兹尼道明来意。他说：“现在你明白我要的是什么了。我要找一个在机场工作的人，当然是军事机场了。事实上我要去的是美国佬的军事机场那部分。”

他的朋友牟尼伊·汗摇摇头说：“你也知道，我们的人只被雇做下贱的工作，清道夫啦、搬运工啦，就这一类。至于飞机，全是美国佬自己打理的。”

“我很愿意就当一个清道夫或者搬运工，这没有关系。”

“胡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儿子，你父亲是个族长，有上千匹骆驼，怎么你竟要去做这种贱役呢！”

“只要能进机场做事，什么职业都可以，你就给我找一个清道夫，让我顶他的职，我绝不会亏待他的。”

这事并不难办，很快牟尼伊·汗说：“嘉兹尼，这儿有个人对你正合用，他病了，需要休息。不过我自作主张说你会付给他每日的工钱，行吗？”

“我当然会付的，一个星期我给他一百卢比，多给些也可以。”

在白沙瓦这个地方，顶工做是件很普通的事，甚至可以把一份工卖给别人做也行得通。工头认为这些非技术工谁干都无关紧要，只要凑够人数就行了。

在这场阴谋中，若没有牟尼伊的鼎力协助，要实现它真是太困难了。他为嘉兹尼物色了另一个人，是空军餐厅中的侍者，他们两人设法用钱收买那侍者，刺探更多的情报。

西方国家的公务人员很少是守口如瓶的，他们自幼受的教育使他们养成随便讲话的习惯。当然空军人员因此也曾被警告，在外边要封住舌头。

不过，上级并没说在机场内、在餐厅内对同僚也不准乱讲的。在自己保安范围内为什么要这样紧张呢？侍者和仆人嘛，根本可以当他们不存在，何况他们进来工作是经过标准保安审查的。

但保安敌不过贿赂，嘉兹尼运用大量的卢比，终于将机场美军基地这幅秘图七拼八凑拼出来了。

嘉兹尼知道，现在是要亲自去冒险闯一闯了，这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如果失手被擒，将会受刑迫供，但他是不讲出什么来的。如果一击成功，那么 48 小时内，他就可以回到阿富汗去了。

机场美军基地部分是封闭的，但是几重铁丝网又怎能挡得住一个下了决心的特务呢？

U₂ 飞机另外有专门守卫看守，一军警站在它旁边，或绕着它巡逻，每两个钟头换一班。

嘉兹尼是在夜里用红外线望远镜进行观察的，停机坪是灯火通明的。但他注意到另一个规律，每次更换，都是在飞机的右舷，离飞机的门较远。在经过反复研究之后，他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

他一直等到夜里两点，这正是每晚最孤寂的时间。换更的军警来了，守卫和新来接班的就站在右舷聊天，足足聊了几分钟。

嘉兹尼就利用了其中两分钟时间，赤着脚，像猫一样溜了过来，不发出一点儿声响，钻进了驾驶舱。

他要下手的对象只是高度仪，这一精密的仪表是显示飞机飞行的高度的。他缩着身子蹲在驾驶舱的地板上，很慢很慢地一寸一

寸扭转身体，把手伸到高度仪那儿。他知道该怎样做。

高度仪的塑料外罩由四粒很细小的螺丝拧紧，每一个角有一粒。嘉兹尼不用眼睛，而用手指的触摸，找到了每一粒螺丝，把它拧了下来。克格勃特务早就给了他几粒相同的螺丝，他只要将其中一粒拧回原来的那个螺丝孔就行了。在干完了这工作后，他动也不动地等了近两个钟头，然后再趁换更的机会，溜出飞机，隐没在黑暗中。任务完成了，不是很简单吗？

他知道他拧换的那一粒螺丝，是克格勃特制的，具有极强的磁性。也就是说，它能扰乱高度仪。

飞机起飞时，指针开始向右方移动，但在飞上上万呎的高空后，指针就接近磁力场，慢慢被吸引过去，指到 68 000 呎的高度上去了，而实际飞机仍只在万呎左右的高度飞行。

格雷·鲍华对 U₂ 飞机并不是个生手，他曾驾驶过这古怪的飞机飞行过好多次。这次飞行对他并没什么特别，但他不知道飞机已被克格勃做了手脚。就这样，在飞入苏联国境之后，曾有三架米格机追逐过他，但根本无法追得上；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就出现了被击落的怪事。

2.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美特务设饵钓鱼，苏“乌鸦”顺饵上钩

1978 年 8 月 20 日，纽约。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岸码头上，一艘豪华的苏联游船“哈萨克号”正慢悠悠地进港抛锚。跳板刚刚架好，那些在船上呆了一个星期的人们，便迫不及待地上了岸。

这时，一个名叫林德伯格的乘客躲在舷梯的一旁观察，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鱼贯上岸。

林德伯格，今年43岁，是美国海军少校，在新泽西州莱克赫斯特港反潜基地海军航空站任军需官。

昨晚，他在船上写了一张字条，内容为：“我想在退休之前挣到一笔额外收入。我可以向你们提供你们可能感兴趣的情报。如果你们感兴趣，请于1977年8月30日上午11:45分打电话找‘艾德’。电话号码是12011922—9724。”收信人是苏联大使。

现在，他站在舷梯上，手不时地摸着口袋，生怕那封信飞走似的。当他走近一名高级船员时，像给小费一样，把信递给了他。

“这是什么？”那个船员问。

林德伯格笑容可掬地说：“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说着，迅速走下了跳板，上岸而去。

林德伯格在海关服役多年，工作颇有成绩，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一家五口，妻子凯瑟琳，还有三个女儿，生活安定。他计划再服役两年就退休。可是，他为什么要去充当特务，向苏联人出卖机密呢？说来话长。这要追溯到1977年4月。

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海军调查处一位名叫特里·塔特的工作人员，亲自登门到林的办公室拜访。

他问林德伯格对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是否有兴趣，并且说：“我不想马上得到答复。因为这是一次极为机密的任务，甚至对您夫人及您的上级都不能透露只字。执行这次任务，需要有极高的事业心，您将不会得到任何物质、金钱的奖励，完成这次任务本身就是最高的奖赏。即使任务完成了，这件事也是秘密，不得宣扬。”

林德伯格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两年前，他曾自愿到南极洲为海军执行一次任务；1958年，为了完成一项任务他曾在一艘驱逐舰里蹲了两个月；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使命，他曾登舰驶进猪湾。如今，他即将退役之前再来一次冒险，实在是够刺激的了。但是，他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直到5月初，塔特

才对他讲明了情况。

“据我们了解，苏联人现在正把在纽约的联大外交使团作为间谍基地。纽约至新泽西地区是搜集海军情报的好地方。我们还认为‘哈萨克号’游船与这也有关系。说实在的，我们怀疑他们是在利用那艘停泊在纽约的游船作为招收间谍的水上中心。我们想叫他们露马脚，而你则充当这一诱饵。你可以扮成一个有机密情报要出卖的美国人。”

林德伯格经过再三考虑，终于下定了决心。

7月17日，林德伯格来到纽约，在世界贸易中心斜对面的一个小公园里，见到了联邦调查局人员，领取了乘“哈萨克号”去百慕大群岛观光的旅费。8月13日，林德伯格对妻子说他要到底特律出差，为海军购买一大宗货物，然后便登上“哈萨克号”。

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在送行时再三叮嘱他要小心，这使他在上船之后，处处小心谨慎，总怕由于自己的鲁莽而捅出漏子。

谢天谢地，七天的海上旅途终于结束了。于是，他在离开该船之前，递上了那封接头信。

一转眼十天过去了。8月30日这天，林德伯格开车来到内普丘恩镇。

这儿是新泽西中部一个十分拥挤的十字路口。他将车停在一个电话间旁边，心里嘀咕着：那封信会不会奏效呢？11点45分，电话铃响了。“哈罗，艾德！我是吉姆，我们收到了你的信，而且很想同你见一面。”他们约定，一星期后的今天，再通电话。

一星期后，在同一地点，电话铃又准时地响了。

“哈罗，艾德！”吉姆说，“你现在马上开车去阿兹伯里公园内的希尔斯商场。入口处有一排电话，30分钟后，你必须在最右边那个电话旁等候。”

林德伯格按时赶到那里，见到了吉姆。吉姆告诉他，有个字条